

70载 国庆阅兵记忆

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,举行了十余次国庆阅兵,每次阅兵都有新的亮点和看点,也给人留下许多津津乐道的话题……

开国大典阅兵

如遇空袭也要保持队形不变

1949年夏季的一天,北平暑气蒸腾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,身着戎装,提前赶到这里的聂荣臻、杨成武等人起身迎候。这是敲定开国大典阅兵的一次重要会议。除了汇报讨论受阅部队的选调、编组、阅兵程序、阅兵式礼乐和受阅前的准备等内容,让大家牵挂的,仍是安全问题。

刚刚解放的北平,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。国民党留下了2万多名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,加之宪兵第19团也分散潜伏下来,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。更严重的威胁来自空中。当时西南、华南还有不少地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,制空权掌握在国民党空军手中。逃亡广州的原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,多次派飞机轰炸北平、上海等地。1949年5月4日,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……

开国大典时,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外宾、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,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,安全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。

如何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?聂荣臻下令,将能调集的高炮部队都调集到北平周围,选择制高点,占领阵地;军委电信总局派出了一支无线电队配属阅兵指挥,如果遇到敌机轰炸致使有线电信中断,便立即启用;聂荣臻提议,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,因为在这个时间点,敌机从敌方占领的任何一个机场飞到北平都很难在天黑前返回,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;朱德、聂荣臻还决定,受阅的飞机中安排4架带弹,一旦敌机来袭就立即拦截,不惜一切代价打退敌人。

尽管该想的都想到了,该做的也都做了,聂荣臻仍作着最坏的打算。受阅的前一天,他发出一道命令:如遇空袭,要保持原队形,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!特别是骑兵,如果乱了,后果不堪设想。对群众则要求他们听从指挥,不要乱跑,以免因为慌乱造成更大损失。

1949年10月1日下午,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,偌大的广场上红旗、彩绸飞舞,鲜花吐艳。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: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而后,盛大的阅兵式顺利举行。

时隔25年的国庆大阅兵

“新一点,精一点,好一点”

1959年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“逢十大阅兵”,阅兵规模比以任何一次都大,也是毛泽东出席的最后一次国庆阅兵。

1960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、勤俭



1984年10月1日,战略导弹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

建国的方针,改革国庆典礼制度。决定五年一小庆,十年一大庆,逢大庆举行阅兵。但在当时“左”的错误思想指导下,阅兵被指责为形式主义,后来不仅国庆阅兵被取消,连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取消。从此,国庆大阅兵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直到1981年,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总参谋部汇报时说:“不能说阅兵式、分列式是形式主义,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。”“通过阅兵式,分列式,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,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。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。”

总参谋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,决定恢复军队内部的阅兵活动。而后,中共中央决定:1984年10月1日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。邓小平为这次大阅兵定下的目标是:“世界一流,国际前茅”。

1983年12月12日,首都阅兵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,提出了要展示“新一点,精一点,好一点”的武器装备,以体现现代化正规化的合成军队建设。受阅部队计10370人,受阅装备7类28种。国庆受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,其中19种装备是第一次亮相的新式装备,具有

现代化水平,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。

1984年10月1日上午,1200人的军乐团奏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,礼炮鸣放28响,大会主持人宣布:“阅兵式开始!”这是跨越25个年头后的第一次大阅兵。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电梯走下天安门城楼,登上黑色“红旗”敞篷轿车。轿车缓缓驶上东长安街,邓小平频频举手,向一列列身着新式军装的指战员致敬,扩音器不断传出他亲切的问候:“同志们好!”“同志们辛苦了!”“三军将士山呼海啸般回应:“首长好!”“为人民服务!”

就在这次阅兵8个月后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宣布: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。经过战略调整,全军减少了大军区和军官的数量,增加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兵种部队,新组建的集团军内特种兵首次超过了步兵。1988年,人民解放军恢复了军衔制,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。

迈进新世纪

两次国庆阅兵创新不断

1999年,人类将迈进21世纪,中国人民迎来共和国成立50周年。按照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的要求,中央军委阅兵领导小组研究决定,国庆50周年阅兵要体现我国主要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,增加特种兵技术兵的比例,体现现代兵种



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)

钱学森在大学讲坛上的风采

钱学森有着三重身份:在研制火箭、导弹的第一线,钱学森是“总设计师”;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,钱学森是研究员。然而,他又是一位教授,手持粉笔在三尺讲台上授课。

钱学森担任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、加州理工学院教授,在那里他用英语给学生上课。回到中国之后,他的主要工作是研制火箭、导弹,但是他走上讲坛,用汉语给学生上课。钱学森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。在1958年春天,力学研究所的“三巨头”——钱学森(所长)、郭永怀(副所长)、杨刚毅(党委书记)在北京万寿山开会,确定了力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“上天、下海、入地”。在这次会议上,钱学森提出,必须办一个学校培育学生,建立一个“星际航行学院”,以培养“上天、下海、入地”的人才。他写了报告,上报到中国科学院。郭沫若院长主持院务会议讨论钱学森的报告,很多人以为,不光是火箭、航天方面的人才缺乏,方方面面的科技人才都缺乏,干脆办一个集综合性、前瞻性、尖端性于一身的新型大学,这个大学就叫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”。当时,郭沫若亲自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,钱学森为力学系主任,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,郭永怀是化学物理系主任。借用北京玉泉路政治学院二部作为教室和校舍,只花了3个月,就办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钱学森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的10位委员之一,参与创办这所新的大学。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系主任达20年之久。如今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名校之一。追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立,钱学森功不可没。

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:“至今我还记得,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。他高声地说:‘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!’”

钱学森调来了哪些“大炮”呢?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、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“普通物理”,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等奖的数学家

吴文俊主讲“高等数学”,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,钱临照、卞荫贵、林同骥、郭永怀……还加上钱学森,亲自为学生们上课。这么多一流的科学家亲自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学生上课,真可谓盛况空前。

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主讲“工程控制论”和“物理学”,这两门课程他在美国大学里都讲过,驾轻就熟。

接着,由于教学的需要,钱学森又开设了3门新课:在他刚刚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之后,100多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该院,钱学森主办导弹专业训练班,为他们开讲新课“导弹概论”;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,钱学森开讲新课“水动力学”;1961年至1962年,钱学森为近代力学系58、59级学生主讲新课“火箭技术概论”(后定名为“星际航行概论”),听课人数达到400多人,每周1次,每次3小时。

众所周知,开讲新课的工作量是很大的,相当于写一部新的学术专著。钱学森开设的“导弹概论”“水动力学”“星际航行概论”的讲义经过整理,后来都成为专著出版。

“导弹概论”在当时是很新的一门课程。钱学森为开设这门课程所写的手稿,被列为“秘密文件”。2006年11月,《导弹概论》一书由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。此次出版影印了当年钱学森的手稿,并配以珍贵的图片。当年听过钱学森讲课的部分老同志的回忆被收录进附录。全书共分四讲,内容通俗易懂,逻辑严密,既有公式推导,又有图表。

上海交通大学好友声院士多次建议出版钱学森的“水动力学”讲义,他认为“从整体上看,钱先生的这份讲义至今仍然是学界水平最高的教材”。2007年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学森著《水动力学讲义手稿》。



钱学森在授课

在“火箭技术概论”讲课的基础上,钱学森先是写成《星际航行概论》一书,在196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。2008年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“火箭技术概论”手稿及讲义》。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共两册。

钱学森在当时能够开设“工程控制论”“物理学”“导弹概论”“水动力学”“星际航行概论”这五门课程,从整体上反映了钱学森高超的学术水平。尤其是“工程控制论”“导弹概论”和“星际航行概论”,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学科或者尖端科学技术。

关于钱学森的讲课风格,听课的学生们后来回忆说:钱学森继承了恩师冯·卡门的经典德国学院派授课方式,上课只靠两根粉笔和四块黑板。口音清楚、层次分明、板书漂亮,而且四块黑板、两根粉笔用完,下课铃即响。

钱先生每周上一次课,一次四个学时,一个学期中除一次因去苏联访问而调课外,从没有缺席过。钱先生声音洪亮,板书非常规矩,由于学校配

技术。关于钱学森的讲课风格,听课的学生们后来回忆说:钱学森继承了恩师冯·卡门的经典德国学院派授课方式,上课只靠两根粉笔和四块黑板。口音清楚、层次分明、板书漂亮,而且四块黑板、两根粉笔用完,下课铃即响。

钱先生每周上一次课,一次四个学时,一个学期中除一次因去苏联访问而调课外,从没有缺席过。钱先生声音洪亮,板书非常规矩,由于学校配

有,我为啥不能来?芳草,你让我替我也来,不让我替我也来,东海哥,我就跟着你,你看你吃了我的!”文隽说,拉起东海的胳膊就往东走去,踢踏起的泥水,随雨水纷纷扬扬洒落下来。

芳草呆呆地望着两人的背影。村里的人们除去轮流垒防护堰排水,已没有啥活可干,两口子打仗,女人骂孩子的声音逐渐多起来。天不黑,女人孩子便都早早上了床。男人们一手拿了纸烟,头上顶块油布或一只斗笠,赤脚去村委会办公室,围着那盏45瓦的灯泡说东道西。说来道去,总离不开搬迁还是留守这一话题。以东海为首的年轻人和以老六为首的部分老年人,各执己见,互不相让。这一问题,成为这一时期的永恒话题。

街上,粪水和着猪们鸡们的粪便四处横流,连空气都腥臭得像是能看得见抓得着的;家家的桌子椅子箱子上都长出了长长的绿毛,一只只水盆里,长长的苔藓如茂盛的绿色植物般眼望着往上长。

河里的涛声雷一样滚过来又滚过去,水在不停地涨着,雨也是不歇气地下。人们望着灰黑的天,再望望房下的水,祈祷着老天爷快把雨停下来。可是,雨却依然是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。

镇上的工作组,是乘着临时扎成的筏子,浑身泥水地开进村的。似是见惯了,人们对洪水的到来,并不见有什么惧怕,只是惋惜辛辛苦苦地侍候着长出粮食的庄稼让水给泡了。

因为涨水,年轻人一个个都显得很激动,光着的大脚丫在街上“啪啪”走得格外生动;老人们却是稳坐家中,任你咋劝,也是不涨到一定程度不肯离开自己的老窝;女人们有些沉不住气了,不顾老人的唠叨和男人的嘲笑,烙下一摞摞的煎饼,迭整齐,用包包包了,同一家大小的衣裳放在一起,以备河水猛涨组织转移时提上就走。

河水仍是不分白天黑夜地猛涨着,即使地势较高的地方,豆子和花生之类矮棵作物也早不见了踪影。一望无际的水面上,只偶尔能见到一棵棵黄的棒子或高粱,在水中时有时无地显现一下那枯黄的梢头;雨时天大地下着,丝毫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望着汪洋中农作物那时隐时现的梢头,芳草心里难过极了。从一粒粒种上,到小苗苗一点点长大,费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啊,眼瞅着就要收获了,一场大水,什么都没有了。

的扩音器带着导线不方便,他就对着大教室大声讲课,一节课下来嗓子都沙哑了。

钱学森还特别注意听课的感受,在大的阶梯教室,他专门安排人检验自己的板书在最后一排是否能看得清,自己的声音在最后一排是否能听得清。

钱学森先生讲授的“火箭技术概论”45学时,分13次讲完。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,钱先生讲课富有哲理、逻辑性强、概念清楚、关键公式的演绎都不用讲稿、板书工整、语言规范。有时,课未留一段时间,给同学们讲做人道理,讲爱国精神,讲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,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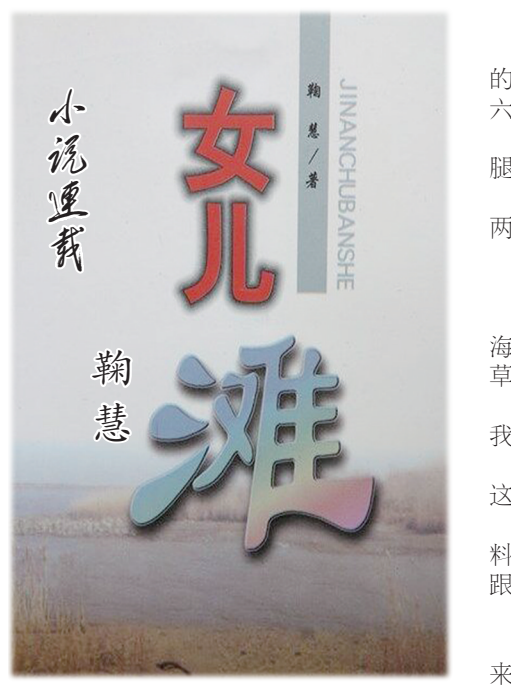
钱学森的考试也是别具一格。那时候学生也曾希望他透露一些考试范围,但是被告知,他采用开卷考试,笔记本、教科书、参考书、字典都可以带,只是不许互相交流。

平时,钱先生上课都是和蔼可亲的,笑眯眯的,就有两次却板起面孔生气了,都是因为学生在考试卷子上捅了篓子。第一次,考试中有一问:“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?”有一位同学的答案是7.8米/秒。钱先生非常生气地说:“你的基本概念都不对!自行车都比你快!”他还说,这个问题现在如果不提的话,以后不先是流汗的问题了,要流血啊!

他曾在黑板上写了“严谨、严肃、严格、严密”这八个大字,反复告诫大家:“做学问必须一丝不苟!”

据当年的学生米博恩回忆说:“有次上课,钱老师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,按常理,该得80分,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据,我就扣你20分。他常告诉我们,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,小数据错一个,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。”

钱学森作为“总设计师”是出色的,作为研究员是出色的,作为教授也是非常出色的。他的学识,他的睿智,他的严格,他对年轻一代的热忱全都倾注在三尺讲坛。(据《走进钱学森》)



打那,那家的人们,更加受到敬重。到老六这辈上,对治水,依然是拼了命地去干的。难怪苇子圈的人们说,每次发大水的时候,老六才像个真正的干部。

芳草用力挖着泥土,加固着堤堰。一阵头晕,腿一软,她跪倒在泥水中。

一双有力的手把她拉起来,下意识抬起头,两个人一时都愣住了。“芳草,你怎么也来了?”“我也没想到!看你这样,还是快回去吧。”东海望了一眼雨中显得有些憔悴又有些笨拙的芳草,有些着急地说。

“其实在这儿,我也干不了多少,可在家坐着,我心里不安。”芳草抹一把脸上的雨水。东海望一眼芳草:“你身体不好,还是回去吧,这又是风又是雨的。”说完,东海低头挖起泥来。

“哎,芳草,你还是回去吧。”文隽穿了件大红塑料雨衣走过来,“你的那份,我和东海哥替你干了。跟他一起,准没错,你就放心走吧。”

“小孩子家,别事事瞎掺和!”“哼,你才瞎掺和呢,你才小孩子家呢!你能来,芳草能来,我为啥不能来?这抗洪救灾,人人

有责,我为啥不能来?芳草,你让我替我也来,不让我替我也来,东海哥,我就跟着你,你看你吃了我的!”文隽说,拉起东海的胳膊就往东走去,踢踏起的泥水,随雨水纷纷扬扬洒落下来。

芳草呆呆地望着两人的背影。村里的人们除去轮流垒防护堰排水,已没有啥活可干,两口子打仗,女人骂孩子的声音逐渐多起来。天不黑,女人孩子便都早早上了床。男人们一手拿了纸烟,头上顶块油布或一只斗笠,赤脚去村委会办公室,围着那盏45瓦的灯泡说东道西。说来道去,总离不开搬迁还是留守这一话题。以东海为首的年轻人和以老六为首的部分老年人,各执己见,互不相让。这一问题,成为这一时期的永恒话题。

街上,粪水和着猪们鸡们的粪便四处横流,连空气都腥臭得像是能看得见抓得着的;家家的桌子椅子箱子上都长出了长长的绿毛,一只只水盆里,长长的苔藓如茂盛的绿色植物般眼望着往上长。

河里的涛声雷一样滚过来又滚过去,水在不停地涨着,雨也是不歇气地下。人们望着灰黑的天,再望望房下的水,祈祷着老天爷快把雨停下来。可是,雨却依然是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。

镇上的工作组,是乘着临时扎成的筏子,浑身泥水地开进村的。似是见惯了,人们对洪水的到来,并不见有什么惧怕,只是惋惜辛辛苦苦地侍候着长出粮食的庄稼让水给泡了。

因为涨水,年轻人一个个都显得很激动,光着的大脚丫在街上“啪啪”走得格外生动;老人们却是稳坐家中,任你咋劝,也是不涨到一定程度不肯离开自己的老窝;女人们有些沉不住气了,不顾老人的唠叨和男人的嘲笑,烙下一摞摞的煎饼,迭整齐,用包包包了,同一家大小的衣裳放在一起,以备河水猛涨组织转移时提上就走。

越传越盛。风中、雨中、波浪中,似乎就隐藏着那个被叫做地震的怪物,它在跟人们较量着,以待时机。

一夜又一夜,芳草守着一盏孤灯,倚着门框坐着。高压线路是早就断了,一切都隔断了,只有这滚过来又滚过去的河水的轰鸣和风雨时急时缓的声响。眼皮不知不觉合上了,不知何时,一声声的狂吼或一声惊雷,又会把她从似睡非睡中惊醒。睁开有些不太灵活的眼睛,茫然四顾,只有那盏忽明忽暗的孤灯,才让她感到些许的安慰。她多么希望此时全福能在她的身边啊,哪怕什么都不说,什么都不做,只是那么靠着地,她就会感到安全,感到温暖的。可是,他却一直没回来。

大小苇子圈被水隔着,连哥、嫂和干娘的面也见不着了。

东海曾来过两次,一次是来问她房子漏不漏,家里有没有吃的。他没有坐下,在门外匆匆问完这些就走了。第二次是来告诉她,不要那么一个人在家孤守着,可以到别人家去一块守夜。人多,说着话,夜总是短些。再说,趁着守夜也可以歇一会。芳草应着,却依然是哪里都没去。她曾设想某一个白天或夜晚全福也许会驾了船来看她,她要在自己家里,让他一上房头就看见她。(六十五)